

哲学类著作

论人的造成

有关说明

本作品原意是对圣巴西尔（Basil）的《创世六日》（Hesamerion）^① 的补充和完善，所以预先假设读者对那篇作品有所了解。本文对创造世界的叙事没有详细讨论，只是一笔带过，主要是为了强调这样的观念，即世界的受造是为人的统治领域作预备的。另一方面，格列高利表明，人的受造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其本性上适合统治其他造物，在各种道德属性方面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拥有理性，同时不同于神性，因为人的心灵接受信息是借着感觉，它对外在事物的感知依赖于它们。身体是合乎心灵之用的工具，适用于理性存在物；正是因为它除了拥有“自然”或“植物”灵魂和“感觉”灵魂之外，还有“理性灵魂”，人才区别于低等动物。同时，他的心灵通过感官运作，就其本性来说，心灵是不可理解的（这一点类似于它的原型神性）；关于它与身体的关系有一定篇幅的讨论（第十二章至十五章）。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是难以言喻的，本文没有从心灵居住在身体的某一部位这种观点来解释这种关系，而认为心灵作用于整个身体，也受到整个身体的反作用，依赖于有形的质料本性

^① 《箴言》十七章 6 节（七十子译本）。英译本里找不到这个句子。

作为感知的一个元素，因而感知既需要身体也需要心灵。但“灵魂”这个名称是专门指理性元素的，营养力和感觉官能只是从那高于它们的事物中借取了这个名字。人起初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这个观点排除了性别观念。起初造人的时候，按照神的预见，一切人性都包括在内，“我们自始至终的整个人性”都是“自有永有者的形像”。人要不是堕落，其数量很可能会像天使那样以某种我们无从知道的方式增长。人从最初的阶段倾斜堕落，这使繁殖生息成为必然，正是因为这种下坠及其结果呈现在神圣心灵面前，所以神就“造男造女”。就这一点以及人需要食物营养来说，人不是“神的形像”，而是表现出与低等造物的同类性。但这些必然性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他们最终要恢复人先前的美德（第十六章至十八章）。这里，格列高利开始谈论人在乐园里的食物，以及“分辨善恶的智慧之树”（第十九章至二十章）。在讨论了人的堕落之后，就接下来讨论人的复活。在他看来，这是由于恶的本性是有限的，到了人性满了数目之后，复活是无可阻挡的；至于事物目前的状态以什么方式终结，我们一无所知，但从质料不是永恒存在的这一点可以得知它必然要终结（第二十一章至二十四章）。我们相信复活的教义，因为我们准确地知道《圣经》里所预言的那些事，在具体情形中体验过类似的事，看到了因我们的主而复活的那些人，尤其是我们的主自己的复活。有人说这样的复活不可能，为驳斥这种观点，可诉求于神无限的大能，人性与神性的相似性（第二十五章至二十七章）。格列高利继而开始讨论灵魂的先在问题，他否认灵魂是先在的，认为身体和灵魂是一起进入存在的；灵魂原本潜在地存在于神的旨意里，当每个人因出生而进入存在时就转化为现实的存在（第二十八章至二十九章）。在讨论这最后一个观点时，他在最后一章离开正题对人体的结构作了一定程度的论述，但在结论部分又回到原来的主题上来，认为人“生来是有生命的活的

存在”，灵魂的力量是渐渐显明在身体的质料构造里的，并通过这个构造才能显明出来；所以人是借助于灵魂中的低级属性走向完全的。但灵魂的真正完全不在于这些属性，它们最终都要被“弃之一旁”，而在于高级属性，由它们构成的人才是“神的形像”。

[正文]

尼撒主教格列高利致神的仆人彼得（Peter）兄弟：

如果我们尊敬那些品德优秀的人就可以得到金钱的报酬，那么与你的美德相比，就如所罗门（Solomon）所说的，全世界的金钱都会显得微不足道。然而，由于对尊敬的阁下的感激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而圣复活周要求有惯常的爱之礼物，所以你这伟大的属神的人啊，我们就赠送给你一件礼物，它虽然小得可怜，实在不配呈献给你，但至少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这礼物就是一篇论文，就像一件卑微的衣服，是我们有限的力量倾心编织的；而这篇论文的题目，虽然可能会普遍被认为太过胆大，但似乎也并不是不恰当的。因为惟有那真正按神的样式所造，其灵魂里印有造他的神的形像的人才配思考神的创世这个题目，这个人就是巴西尔——你我共同的父亲和老师，他凭自己的沉思使宇宙的高贵秩序成为普遍可理解的，使神用真正的智慧创造的世界为那些借着他的领悟力走向这种沉思的人所认识。然而，我们这些甚至不配敬仰他的人，却意图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思想中所欠缺的东西加以补充添加；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篡改他的作品（因为不可以为那高尚的嘴该受到污辱，说它是为我们的讨论提供权威的），而是为了使老师的荣光不致在他的学生中间陨落。

考虑到《创世六日》中人的缺陷，如果他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作出一些真诚的努力为他补缺添遗，那么讥笑者就可能有机可乘之机来诋毁他伟大的名声，说他不注意在听众中形成任何理解的习惯。但我们既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胆地把所缺乏的东西显明出来，如果我们的作品中有什么正好与他的教义相匹配，那毫无疑问得归功于我们的老师；但如果我们的讨论没有达到他那高尚思想的高度，他不必为此负责，不能因此指责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具有技巧，倒是我们应该受到指责，因为我们渺小的心灵无法容纳我们导师的智慧。

我们要探讨的范围不可谓不大，它不次于任何世界的奇迹，也许可以说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奇迹都要更大，因为除了人的受造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存在物是按神的样式造的。因而我们必会欣然看到，即使我们的讨论远远配不上这个题目的价值，但善良的读者必会对我们所说的持宽容态度。我想，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有关人的一切都加以彻底检查，不留下任何死角——关于我们相信先前已经存在的事，关于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事，关于将来可指望出现的结果（因为可以肯定，既然人是沉思的存在，如果这个题目所包含的问题有些遗漏，那么我们的努力就会被认为是落空了）；而且，我们必须根据《圣经》的解释和出于理性的解释，使那些关于人的论述——由于某种必不可少的顺序，它们看起来自相矛盾——自圆其说，这样，我们的整个题目在思想和顺序上都和谐一致，因为那些看起来矛盾的陈述（既然神圣权能为没有盼望的找到盼望，为无法逃离的找到出路）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为了清楚起见，我想最好把论文的章节向你陈列出来，好叫你一目了然，知道整个作品的各部分内容的要点。

1. 关于世界性质之部分的探讨，以及关于人类产生之前的事物更详细说明。

2. 人为何在创世中最后出现？

3. 人的本性比一切可见的造物更宝贵。
4. 人的构造全面表明他的统治力量。
5. 人酷似神的主权。
6. 暂时离题检查心灵与本性的一致性，驳斥父子非相似派的学说。
7. 人何以没有天然的武器和衣服？
8. 人何以有直立的躯干；人因为有理性得赐双手；兼论灵魂的差异。
9. 人的形体如此构成以便做理性的工具之用。
10. 心灵借感官运作。
11. 心灵的本性是看不见的。
12. 关于统治本原应属哪一部分的探讨；关于哭和笑的讨论；从生理学的立场推测物质、本性与心灵的相互关系。
13. 关于睡眠、呵欠和梦的一个解释。
14. 心灵不是住在身体里的一个部分；由此也是身体活动与灵魂活动的一个区别。
15. 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名义上，灵魂其实就是理性灵魂，而其他的只是笼统称之；这也表明，心灵的力量贯穿全身，与各个部分妥善接触。
16. 对神所说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与样式造人”的思考；进而检查何为形像之定义，易受伤害、必死的人缘何与护佑而不受伤害的神相似；原型既无男女之分，为何形像却有两性之别。
17. 我们要怎样答复那些提出这样问题的人：“生殖既是罪恶之后的事，那么倘若人类的始祖没有犯罪，灵魂会怎样形成呢？”
18. 我们的非理性情欲源于与无理性兽类的同宗关系。
19. 致那些说“我们所寻求能享有的美事不外乎饮食，因为

经上记载人最初住在乐园里时也靠此为生”的人。

20. 乐园里的生活是怎样的，禁树 (forbidden tree)^① 又是什么？

21. 希望来世有复活，不仅因为《圣经》如此断言，更因为事情必定如此。

22. 答复下面的问题：“复活既是一件极佳美的事，为何至今仍未实现，只能寄希望于渺茫的将来？”

23. 凡承认世界有起始的，也必承认世界有终了。

24. 驳斥那些说质料与上帝同样永恒的人。

25. 如何使那些不信的人也相信《圣经》教导复活的话。

26. 复活并非不可能之事。

27. 当人的身体分解归入宇宙的元素之后，每个人都可从共同的源头复得自己的身体。

28. 致那些说先有灵魂后有身体，或者说先有身体后有灵魂的人；驳斥关于灵魂轮回的谬说。

29. 确立关于灵魂和身体的生成原因完全同一的理论。

30. 从一个医学的观点简单思考我们身体的构造。

— 关于世界性质之部分的探讨，以及关于人类产生之前的事物的更详细说明。

1. 《圣经》说：“这就是创造天地的来历。”^② 当一切可见的事物都造好了，万物各居其位，天体环绕万物，而那些沉重下坠的物体即地和水彼此依附，位于宇宙的中间位置。同时，为维系并稳定这些业已造好的事物，神在万物的生长中植入神力和技

指生长着分别善恶果子的那棵树，因为神禁止亚当吃那果子，故有此说。参看《创世记》二章 16—17 节。——中译者注

^② 《创世记》二章 4 节（七十子译本）。

巧，借一种双重运作（正是通过动静之理使原本不存在的事物产生，使原本已有的事物延续）引导万物，在那不动的造物所提供的沉重而不变的元素周围，推动天体疾速旋转，如同轮子围绕一定的轨道转动，这两者的相互运动维系彼此，使它们不致分裂，因为一方面，环绕地球的物体因迅速旋转而紧压着地球周围的实体，另一方面，那牢固不动者因其固定不移，不断地加强那些环绕着它的物体的旋转运动。所以，这两者虽然一个静止不动，一个旋转变动，但各自产生的力量同样强大，即固定力与旋转力是一样大的，因为地球没有离开自己的根基，天体也不曾放慢或减速运转。

2. 这些就是神的智慧最先造的，以之作为整个宇宙的开端。伟大的摩西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①，我想就是意指一切有形的造物都是动与静照着神的旨意产生并存在的。天与地的作用截然不同，彼此对立，而位于天地之间的造物，接近天者则有几份像天，接近地者则有几份像地，因而其作用就如同两极之间的一个中介，天地两极显然可以借助这个中介相互接触。比如空气轻盈易于流动，有点类似于火这类实体（*substance*）的恒常变动和精巧细微；但它并不因此而与固体全然格格不入，因为它既不是处于源源不断的流动状态，也不是处于亘古不动的状态，而是与两者都有密切联系，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作用之间的一种交界，将天然不同的事物既合于自身，又与之相分。

3. 同样，液体也因其双重性质与这两种对立作用相关。一方面，液体重而有下坠倾向，就此而言，它接近地；但它又是流体，分有一定的动能，所以并不完全与天之动性无关。由此也可以看出两种对立作用之间的混杂和复合，就如重量可以转化为运动，运动也不以重量为妨碍；本性完全相反的事物可以彼此联

^① 《创世记》一章 1 节。

合，并且是借助两极之间的中介相互连接。

4. 不过严格地说，这两极的本性中并非全无相互混合的成分，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我们在世上所见的彼此和谐的事物，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造物，都是和谐一致的。要知道，运动不只是指位移，还包括变化和化生；另一方面，不动性则不包括变化这种运动。所以神的智慧使这两种性质可以互换易置，在动变的事物中包含不变性，在不动的事物中寓有变化性。这样做可能出于某种神意先见，惟其如此，才不会把凡包含不变性和不动性的受造之物都看作是神，因为凡可动或可变的事物都不会被认为是神。这样说来，地是稳定而常变的，而天则相反，既没有变易性，也就没有稳定性。神的权能在稳定性中编入变化，又在不变性中织入运动，通过这种性质互换，使它们彼此紧密相连，同时也使它们区别于神的观念。因为如上文所说，这两者（即不稳定者与可变易者）都不能算为具有神性之物。

5. 现在万物都已经达其目的，所以摩西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①，天地之间的各物都有其适当的美作为点缀，天上有星光，海里有游鱼，空中有飞鸟，地上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赐予活力产生出来的。地也满足了她的产出，开花结果，绿草如茵；山岭、峰巅、丘陵、斜坡、幽谷也长满了毛茸茸的小草，还有刚从地里长出来的各种各样美不胜收的树木；按神的命令造出来的各种野兽都兴高采烈——我们可以这么说——成群结队地在丛林里欢腾雀跃、来回奔跑；百灵鸟在树阴丛中鸣叫歌唱。我们可以设想，当时海洋的情景也差不多一样，因为水聚入深处就沉寂安定下来，而沿海各处很自然地出现了海港口岸，以致海陆相连；海面上微波荡漾，在风和日丽下扬起阵阵涟漪，与萋绿的草地相映媲美。海陆的一切造物都已应有尽有。

有，只是还没有人享受。

二 人为何在创世中最后出现？

1. 当时那伟大而可贵的造物即人还没有存在于世。不可指望统治者会先于他所辖制的下属出现，那是不适当的事；惟有当他的疆域准备妥当，君王才会随之出现。所以，可以说，创造万物的主预先为将来的王预备了一个堂皇的住所（这就是陆地、岛屿、海洋以及像穹庐一样覆盖着它们的天空），当各种各样的财物都已经贮备在这王宫里了（财物我是指整个造物，所有植物和树木，一切有感觉、呼吸和生命的东西；还有——如果我们把物质也算作财物的话——所有因其华美而在人眼里看为宝贵的东西，诸如人所喜爱的金银珠宝，所有这些都多多地埋藏在地心里，就如同藏在王室的宝库里一样），他就让人出现在这世界上，对这些宝物或拥有或管理，好让人通过享受这些美物而认识施与的主，因看见万物的美丽和伟大而溯源造主无以言喻的大能。

2.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人是在天开辟地之最后出现的，这并非因为他无用而排在最后，而是因为他天生就是君王，一出现就要统治他的臣民。一个好的主人断不会在宴席还未准备停当之前就把客人带到家里来，他必是要先把一切准备妥当，把家里装饰好，桌椅摆放整齐，美味佳肴随时可以上桌，然后才把客人带到家里来；同样，款待我们的那位富裕的主人先用各种美物把住所装饰一新，把丰盛的珍馐安排妥当，然后才引宾客上堂，让他享有现成之物，而不是叫他去求取未有之物。因此之故，造主给人一种双重构造的本能作为基础，既有属天的神性，也有属地的兽性，好叫他借这两种属性自然而恰当地倾向于双重享受：因其有神性，可以享受神；因其有感官，与地上万物相类，可以享受地上的美物。

三 人的本性比一切可见的造物更宝贵。

1 我们对于以下这一点不可不予以考虑：世界固然巨大，然而它本身及其各个部分都是作为宇宙形成的基础创造出来的，可以说，造物界是神的权能当下创造的，他一发出命令就立即成了，惟有在造人之前却经过慎重考虑。造主先用言语描述他要造的人应当属于什么种类，带有什么原型的样式，为了什么目的造人，造了之后他的作用何在，能够管治什么。凡此种种，造主都预先作了考虑，所以在人产生之前神已经给他定了位分，让他有权柄管治在他之前出现的万物。经上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底的鱼，地上的兽，空中的鸟，牲畜和全地。”^①

2. 多么奇妙啊！神造太阳没有预先考虑，神造天空也没有预先思量，要知道，天与太阳可是宇宙万象中无与伦比之造物。神只要说出一句话，如此伟大的奇迹就成了，究竟这样的奇迹是何时成就，如何成就，《圣经》都没有任何详细说明。其他各样具体事物，以太、星辰、空气、海洋、陆地、动物、植物，无一是神只说一句话就成的，惟有在造人的时候，造物主思前想后，慎重考虑，以便预先为造他的形式准备好质料，并使他的样式具有一种原型之美，也就是说，在造人之前先立好目标，然后按照这个目标去造他，为他造出一种适合并配合其作用也符合预定目标的本性。

四 人的构造全面表明他的统治力量。

1. 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工匠制造器具总要合乎其用，那么，那最神妙的伟大工匠创造我们的人性则是为了合乎君王之用，所以既给它灵魂的优势，也给它身体的形式，使它最适合作

^① 《创世记》一章 26 节（不完全出自七十子译本）。

君王之用。因为灵魂即刻就显示出其高贵而杰出的品质，远超乎个人地位的卑微渺小，因为它是自治的，不依附于别的主，自由自在，特立独行；这样的情状，如果不是王还能是什么？此外，所谓人性是按那统治万有的神性这形像造的，不就是我们的人性受造之始就是为王的吗？按人类通常的惯例，为君王立像，先要把他们的形像塑造好，还要在塑像上加刻表示高贵地位的紫袍，这样通常就把这形像称为“君王”了。同样，人性既是为统治其他万物而造的，就是按照万物之王的样式造出来的一个活像，无论在地位还是在名称上都与原型相似，他没穿紫袍，也没有王节和王冠作为其高位的记号（因为原型本身就没有这些装饰），但是他有美德来代替紫袍，这才是真正最威严最尊贵的；有永生的幸福可仰仗以代替王节，有公义的冠冕以代替王冠。因而，这活像显然酷似其原型之美，完全具有君王的尊贵。

五 人酷似神的主权。

1. 诚然，神性的美不表现为任何形状或模样，也没有什么美丽的色彩，但其奇妙之处在于卓越之难以言喻的喜乐。画家可以借助于各种颜色把人搬到画纸上，借适当、相应的着色使原型之美惟妙惟肖地再现在画像上；同样，我希望你明白，我们的造主在画人时也画得酷似他自己的美，加上各样美德，就像着上各种色彩，在我们身上体现出他自己的主权。造主在描绘他的真像时，可以说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颜色，当然所谓的颜色不是指红色或白色，或两者的混合色——不论称其为什么颜色；不是指描眉画眼所用的黑色，也不是指许多画家发明出来的明暗法、俯视法，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技法，而是指纯洁、安详、幸福、脱离一切罪恶，以及其他诸如此类足以使人酷似神的属性。造主就是

这里究竟是指画像还是指塑像不甚清楚。

用这样的一些颜色按他自己的形像造出我们的本性的。

2. 如果你考察神性之美表现在人身上的其他各点，就会发现它们都完全保存了神的形像。神性就是心，就是道，因为“太初有道”^①，并且保罗的跟随者“有基督的心”在他们里面“说话”^②。同时这些人也并没有脱离人性。你可以在你自己身上看到话语和理解，它们其实就是神心和神道的一种模仿。另外，神就是爱，就是爱的源泉，这是伟大的约翰说的，“爱是从神来的”，又说：“神就是爱。”^③ 创造人性的主也使我们具有这样的特征；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④ 因此，若没有这爱，按神的样式所造的像就会走样。神能看见一切，听见一切，洞悉一切，你也可以借视力、听力了解事实，又有领悟力探求、明白事理。

六 暂时离题检查心灵与本性的一致性，驳斥父子非相似派的学说。

1. 但愿不会有人以为我是在说神像人一样，通过各种不同的官能作用来接触存在物。神性是单一的，不可能设想在这种单一性中会有千差万别的认识功能。就拿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虽然借助各种感官从多个方面了解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事物，但我们认识事物的官能也并不非常之多。但有一种官能，就是内在的心灵，它贯通各个感觉器官，明白外界事物。正是这一官能，借眼目看见有形之物，借听觉明白所说之话；借味觉对美味怡然自得，对恶臭避而远之；借手做它想做之事，或拿取，或扔弃；它

① 《约翰福音》一章 1 节。

② 参《哥林多前书》二章 16 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 3 节。

③ 《约翰一书》四章 7、8 节。

④ 《约翰福音》十三章 35 节（并非完全直译）。

觉得怎样适宜，就怎样借助器官实现其目的。

2. 尽管自然界赋予人各种不同的器官来认识世界，但推动各个器官发挥作用、使用相应的器官对付所出现的对象的，只有一个，就是心灵；它的作用虽然千变万化，但其本性始终不变。在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在神呢？我们怎能因神的诸种不同权能就怀疑他的本性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呢？如先知所说，神是“造眼睛的”和“造耳朵的”^①；他既以自身作为人类的原型，便人性中刻上这些作用作为重要特点；因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②

3. 这样说来，那主张父子非相似的异端邪说是怎么回事？他们对上述经文会怎么说呢？经文既这么说了，他们又能怎样为自己虚枉的教义辩护呢？他们是不是会说，一个形像应当可以与多个不同的形体相同？如果子的本性不同于父，那从不同本性造成的像怎可能是一个？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这里的“我们”显然就是指圣三位一体，倘若这三位一体的三个原型各不相同，那神在讲到“形像”时断不会用单数来表示；因为彼此不合一的事物断不可能表现为同一个形像。如果这三位的本性各不相同，那神必一开始就把他们造为不同的形像，使每一个都有其适当的形像。然而形像既然只有一个，若说原型有多个，那岂不是毫无头脑吗？难道不明白几种事物若与同一个事物相同，它们必彼此相同这一道理吗？所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话说在人形成之初 可能就减少了这样的弊病）

七 人何以没有天然的武器和衣服？

1. 人有直立的躯干，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那些帮助人生

《诗篇》九十四篇 9 节。

② 《创世记》一章 26 节。

存的力量不是天然地依附于他的身体？人刚生下来时，赤身裸体，毫无遮蔽，也没有防卫能力，一切于他有用的东西，他都没有，所以，单从外表看，他不值得仰慕，倒显得可怜巴巴；他没有尖角，没有利爪，没有蹄或齿，更没有天生的可放毒汁的刺。大部分动物都具有的用以自卫抵御外来伤害的这些器具，人倒完全没有；他身上甚至连自我保护的毛皮都没有。不过，人既被提升为万物之王，我们可能会指望他应当有天生的武器来自我防卫，而不必求助于他者来保护他的安全。要知道，狮子、老虎、豹子、野猪这些猛兽都有足以自卫的天生力量；公牛有角，兔子能迅速奔跑，鹿能跳跃且视力准确，有的野兽躯体庞大，有的野兽鼻子奇长，鸟有双翼，蜂有针刺，总而言之，一切造物都生而具有某种保护能力。惟有人，走路快不过奔跑迅疾的野兽，身材大不过躯体庞大的野兽，动物还有天赋武器自我护卫，人却全然没有。既然如此，我们就要问，人何以能获得统治万物之权柄呢？

2. 我想，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回答。正是因为我们的本性有所缺乏，才使我们获得统治其他造物的权力。假如人有力量，能比马跑得更快，有结实的脚，怎么走路也不会累坏，身上长有蹄、爪，或者角、刺这些东西，那他就会成为野兽一样的可怕之物了。再者，假如他根本不必与下属合作，那他就可能懒得去管治其他造物了。现在则不然，人类生活所需的一切都由我们统治下的各种动物分担。正因如此，我们非得统治它们不可。

3. 正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动作迟缓，不善运动，所以要把马驯服，供己之用；正是因为我们的赤身露体，所以有必要牧羊，利用它每年生产的羊毛来供给我们天生的缺乏；正是因为我们要从别处接受生活给养，所以就驯服兽类担当此任；还有，因为我们不能像牲畜一样吃草，便利用牛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劳役，使我们过得轻松安逸；因为我们没有利齿和咬的能力来征服其他动物，

就利用狗的灵敏和牙齿的能力为我们服务，做人的一把活剑；人还发现了铁，它比尖角利爪更坚固更犀利，它不同于动物身上所长的器具，并不总是长在我们身上，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与我们联合，为我们所用，其他时间则呆在一边。人没有鳄鱼的鳞皮，但他可以随时披上鳄鱼的鳞皮作盔甲；否则，不用鳄鱼皮，他可以用铁打出一副盔甲，打仗时披上护身，和平时就脱下来，以免重负。飞鸟的羽翼也对我们的生活提供帮助，我们借助于发明甚至可以胜过羽翼的快疾：有的鸟被捕鸟者驯服，为他们所用，还有的通过计谋被征服为我们所用。此外，我们造出有羽毛的箭，并借助于弓获得像飞翼一样的速度。因为我们路走多了就要腿脚酸痛，所以必须利用所管治的动物提供的帮助，做出鞋子为我们的脚所穿上。

八 人何以有直立的躯干；人因为有理性得赐双手；兼论灵魂的差异。

1. 人的身体是直立的，他向天伸展，昂首向前。这就是表明他有君王尊严的标记。在一切存在物中，惟有人是直立的，其他动物都弯身朝下，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两者之间孰尊孰卑：动物俯首屈体，受人支配，人则昂首挺胸，统治它们。所有的动物都把前肢当作脚用，因为弯曲的身体需要有东西支撑。但在人的形体中，前肢就成了手，因为直立的躯体已经有了一个根基，那就是双脚，这个根基足以使他稳稳站立了。

2. 这辅助性的双手尤其符合理性的要求。事实上，如果有人手之运用乃是有理性的人的独特属性，这话错不到哪里去；纵然他说这话时心里只想到通常而明显的事实，比如心有所思就自然地动手笔之于书。我们用写作交谈，在一定意义上借助于双手把声音用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这确实与天赋的理性不无关系，但当我说双手与理性合作以响应其指令时，却另有所指。